古蘭經譯解 卷二十三（續第三十六章）

『[三]我怎肯不拜那造化我，將把你們歸返於他的主呢？這話是明白警告逆徒。[三]我能撇開他另取多主嗎？就是說：不能離開眞主去拜一切偶像。若是慈主意欲毀我了，牠們的告赦不能代我免除一事；[二四]牠們不能解救我。迷徒妄信的假主，爲能代人避禍呢？果然是那樣，如果我妄拜假主了。[二五]我確是在顯著的迷誤中。[二五]我實歸信你們的養主了；你們聽從我吧！』【一四三七】[二六—二七]有的說：『你進天園吧！』哈氏就義的時候，有的向他說這話。他說：『哎！寧願我的族人，知道養主因着什麼饒恕我，並列我爲受尊敬的人。』[二八]在他以後，就是他被害以後。我未向他的族人遣去一個天兵。就是未遣天使去消滅那些逆徒。我向未派遣過。除去派天兵扶助穆聖抗敵之外，從未降天兵征討罪人。對哈氏的仇敵[二九]那不過是一聲鳴。由哲白而衣勒天使的一聲喊。他們立時是消滅的。[三〇]可歎衆僕！指所有的不信「使者」的。每有一使者到達，他們無不嘲笑他。這就是他們慘遭[三一]滅亡的原因。他們豈未看見就是回想。『我在他們以前滅絕若干代，那般人不能轉回他們？』

【一四三八】[三二]統不外是集在我御前聚合的。在復生日統集合到眞主御前，聽候審判。

一四三七 哈氏協同諸使勸逆徒們歸信眞主，大衆羣起暴動，立時把他殺死。當時因有哈氏和逆徒們作長時的談話，那諸使暗自溜去，得以幸免。

一四三八 可見已死的人，不再復返。這段經文含有駁斥迷信輪迴的人所發的妄談。據說：有的人死後在審判日未實現以前仍返前世，我們依上列那節經文，深信死去的不能再來。

[三三]死地，就是對他們的一種表徵；我復活牠，我從那裏發現子粒，他們就着牠吃。[三四]我在那裏造化棗樹與葡萄園，並在那裏湧出源泉，[三五]好教他們吃牠的果實，和他們手製的。葡萄汁等等。[三六]他們怎不感念呢？讚主清淨！他曾造化了各種匹偶，

為月亮規定站道

若地裏生長的，一切植物有雌雄之分。和屬於他們同類的，一切動物有牝牡之別。【一四三九】與屬於他們所不知道的。那是就着人們不知道的一切希奇古怪的三七物類上所造的種種。夜也是對他們的一種表徵；我自牠上剝脫白晝，他們忽然入到黑暗裏。三八太陽運行到牠的定所。【一四四〇】這是優勝深知的主的規定。三九月我給牠規定些個站道，【一四四一】而致縮若乾枯的棗樹枝。彎細色黃。變為殘四〇太陽不應追上月，彼此運行，追趕不及。夜不能爭先白晝。晝未盡，夜不突來。統浮游在天體上。日月列星各循天體之軌道運行。參看二一，三三。

【一四三九】阿力說：這是有關科學極重要的一條。「地所生的」是植物鑛物。「屬他們同類的」是動物。植物有雌雄之別。在降古蘭時，阿拉伯人尚不知道這個，古蘭上含有科學成分，於此可見一斑。上所云云，在郁氏也有這話。

【一四四〇】在地上看太陽是運行的，不是固定的。太陽在每年最末的那一天復反牠的出發點，有如旅客歸轉他的原處。

【一四四一】月有二十八宮分，月光顯在二十八天裏。那月若是大建三十天，月就隱兩夜；若是小建二十九天，月就隱一夜。及至最後的一夜，月就縮成乾棗枝了。如此周而復始，循環不已，這也是眞主全能的一個證據。郁氏說：『原文上「模司台隔爾」計有三個意思：一是「時間的範圍」或「規定的時期」；（參看六，六七）；二是「停住的地方」；三是「定所」（參看二，三六）。我（郁氏）採取第一個意思，「太陽運行到一個時期」這是說太陽不斷的運行，至大世界告終為止。也可說是依一定的時期運行，往返不已』。這些話出乎千百年前阿拉伯人知識的範圍——見阿力註。

又一對他們的表徵，我教他們的子孫乘上滿載的船。這話是指努海的救舟。我為他們造化類如船隻的。【一四四二】我若意欲……了，我就淹沒他們，無一拯救他們的。又作他們不能喊叫。他們不能得救；除非是藉着我的慈惠，享受到一個時期。只有以眞主的慈惠，與賜給一個時期的享受，能可得到拯救。【一四四五】一旦有人對他們說：『你們當畏懼自己前面後面的；好教你們蒙得慈惠，……』

養主的表徵，無論哪項表徵達到的時候，他們就遠避牠。[四六]不肯聽從。[四七]一旦有人對他們說：『你們就着安拉賜給你們的作使用吧！』不信的人就對衆穆民說：『設若安拉意欲（給賜）了，他就賜給食物；這樣人可用我們供給食物嗎？你們只是在顯著的迷誤中。』[四八]逆徒們誣穆民的信仰與說話相抵觸，而竟指爲明顯的迷誤。他們說：『這約是在幾時呢？[四九]何時實現復生。如果你們所言屬實了，……』他們只等候遭遇一聲鳴，其時正在爭辯着。[五〇]爲着世事紛爭。他們不能囑告，[五一]不暇向當時的人發表遺囑。也不能返回自己的家中。[五二]立時死在途中。

一四四二 若駝馬等類，均像船似的供人作代步，作運輸。這古老的解釋，輪到現在，似覺膚淺。新出的交通工具，多是舟船一類的，何獨駝馬等等——（參看阿註）。列舉前後幾項表徵，係對墨克的逆徒們證明死後復活，是在眞主極容易作到的一件事情。逆徒們堅決不信，實出於所見太淺。在遍觀眞主的衆徵者，必不以此爲奇。

[五三]吹起了號筒，他們突然從坟裏忙奔至養主，[五四]聽候審判。[五五]說：『哎我們悲苦啊！誰把我們從睡處喚起來？』這是慈主所約定，列使所實說的。那只是一聲鳴；他們突然是集在我御前聚合的。今日，[一四四三]不虧人一事，惟本着你們所作的施以還報。今日，[五六]天園的人是在一種事務裏歡樂的。[一四四四]他們和自己的妻室在陰影[一四四五]下，倚靠在床榻上。[五七]不受陽光的炎晒。他們在那裏享受鮮果，並享受自所想望的。[五八]平安是由特慈的養主上說出的。[五九]爲惡的人哪！今日，你們離開吧！[六〇]不要和穆民混雜在一處。阿丹的子孫哪！我豈未向你們約定：就是命令人類。不要拜惡魔！[六一]莫從惡魔的誘惑。他實是你們的明敵。[六二]你們應當拜我，這是正路。[六三]他確誘你們多的人迷誤了，你們尚未了解嗎？[六四]應理解到他的仇視與誘惑。當復生日有的對逆徒說以下的話：今日，你們由於以往的不信進牠吧！[六五]今日，我封閉他們的口，[六六]瘖啞不能發言。他們的手對

手能發言腳也能作見證

我接談；他們的脚見證自己所作過的。【一四四六】六六設我意欲…了，【一四四七】我就塗去他們的眼。使他們盲目。他們奔馳在道路上，奔馳在慣走的大道上。他們焉能看得見？當這種情形之下，一無所見。六七設我意欲…了，我就在原地方變化他們，化其形態，變爲猪猴等類，他們不能前進，後退。既不能離開本位走向前去，也不能退到後面，脫開刑罰。

古蘭是一種教戒

一四四三 當逆徒們親見罪刑的時候，有的對他們說：『今日……』，就是復生日，眞主秉公判斷，絕無絲毫的虧害。

一四四四 人在天園中各有一項想望，在他視爲比別項事務全都要緊，那就是他們無上的快樂。有了這樣事務，就顧不得回憶生前所受的痛苦了。

一四四五 阿拉伯地方位於熱帶；居民在那裏經年受着陽光的炙曬，殊覺爲苦。在他們以爲綠蔭爲最好的享受，所以眞主說：他們將在天園中偕其妻室，於陰影下靠在床上。依此類推，凡是每人所想望的，均可達到。

一四四六 『封閉他們的口』，就是制止他們發言。他們的手能發出聲音，對主說話；他們的脚也能發出聲音，見證自所作過的罪惡。譯者按：手脚發聲，爲作見證，這話驟然一聽，近於怪誕。但是，若以近代新興的留聲機來看，在全能的眞主欲使手脚發言，那有何難。

一四四七 這就是說：『假使我要在今世懲治墨克的逆徒了，我就立刻塗去他們的雙目……。』

六八我賜給長壽的人，我就教他在原造上顚倒；【一四四八】他們怎不了解呢？當知能於這事的，便能復活死的。六九我未教給他詩，那也不是他容易作到的。【一四四九】這眞主所教的。不外是一種教戒，勸導與顯明的古蘭，分析教律的古蘭經。以便他警告活人，有理智的信士。並爲所說的話在不信的人上決定。就是關於刑罰的話，一定將要實現的。七一他們豈未看見我爲他們造化親手所做的家畜，他們能於管制牠嗎？「親手」就是不求幫助。七二我教牠服從他們，內中有他們乘騎的。七三他們就着牠吃，且於牠上獲得一切利

益和飲料。【一四五〇】他們怎不感念呢？[七四]他們捨去安拉取一切受拜的；偶像希望得牠們相助。[七五]牠們不能相助他們。牠們是爲他們親臨的軍兵。那一切假主擁護逆徒們同居火獄。[七六]你莫因他們的話感覺憂慮！不要注意逆徒們的胡言亂語。我實知道他們所隱所顯的。將本着一切，施以賞罰。[七七]人類豈未看見我自一點精水上造化他，忽然他是一個顯著的敵人？[七八]他爲我舉一個比喻，他忘卻造化他了。忘記自己造自一點精水。他說：『誰能復活這朽骨？』【一四五一】[七九]你說！『那初次造化牠的主復活牠。他是深知萬有的。[八〇]那眞主爲你們從綠樹上現出火來，你們立時用牠燃火。』這事足以證明眞主能於復活死者，以其集合水火木於一處，而水不息火，火不燃木。[八一]造化天地的主豈不能於造化像他們的嗎？是的，眞主自能造化像他們的。他是造化的，深知的。[八二]他意欲一事的時候，就是欲造一物時。他的命令只是對牠說：『有！』牠立刻就有。[八三]讚頌眞主，萬物的權柄惟在他的掌握，你們將被歸返於他。

一四四八 人到老邁的時候，他的體力漸漸衰弱，他的形態也慢慢地改變，終至反回兒童時代的情形。軀體羸弱、理智缺乏，悟力與識見均感覺不及當年，這一切統是眞主使然。

一四四九 這話是駁斥逆徒們有的說：穆聖是「詩人」，他所讀的古蘭是「詩」。其實穆聖不是「詩家」；古蘭也不是「詩」。古蘭的話雖有押韻的地方，以其不符詩律，不能算作詩。假使穆聖必欲作詩，在他也難辦到；因他根本上不明詩律。

一四五〇 牛、羊、駝這類家畜，除去騎牠，吃牠的肉以外，尙可利用牠的骨、角、皮、毛、絨、並飲牠的乳汁。

一四五一 伍卑益、厄不折害勒一流逆徒，有一天集合起來，談論穆聖。伍逆說　穆罕默德聲稱：安拉將復活墓中人，我去尋他作辯論。於是他就手持一塊朽骨去找穆聖問道：安拉必將復活這樣的朽骨嗎？穆聖說：是的。至此眞主乃降下那段經文。

第三十七章　刷法提（排班者）計一八二節，在墨克下降。

奉普慈特慈安拉之名。

試思一切列班，列班的，[一]一般驅逐，驅逐的，[二]一般誦讀讚言的；[三]天使【一四五二】[四]你們的主確是獨一的；[五]調養天地萬有的，調養日升各地的。太陽在一年之內有三百六十六個出處，其落處數也相等。[六]我確用裝飾羣星裝飾了至近的天，[七]並防備每一個背逆的惡魔，以流星追擊惡魔：不得登天探聽機密。[八]他們不能向最高的天使側耳；[九]他們因遭受驅逐，被射自各方面，[一〇]遭受常久的刑罰；[一一]除非是一度竊聽，而被光耀的流星追逐的。如此惡魔尚能從天使上竊聽一言半語。[一二]你問他們：他們在造化上是至堅固的？或是我所造化的呢？猶言：還是我所造的天地等是至堅固的呢？[一三]我從黏泥上造化了他們。人祖阿丹，造自黏泥。其原造是很薄弱的；在他們何可反對穆聖，並不信古蘭經，且表示驕傲呢？[一四]不然，你奇異，對於逆徒的不信，感覺奇異。[一五]他們嘲笑。逆徒們對於穆聖的奇異感覺奇異。[一六]有人勸他們的時候，他們不受勸。[一七]他們看見一項表徵的時候，便就戲謔，[一八]且說：『這只是一種顯著的邪術。』他們又表示不信復生，而說下列的話：『我們死去而化爲土與骨的時候，我們和我們前代的列祖必將復活嗎？』[一九]你說：『是的，一定要復活。』那時候，你們是微賤的。』[二〇]那只是一聲鳴，大世告終，復生發現的時候，突聞一次暴聲。[二一]他們立就（癡）視，舉目遍觀。說：『哎！我們悲苦啊！』這是還報日，[二二]這是你們曾經不信牠的那判明日。就是判明善人惡人的那一日。

一四五二『列班的』，就是在空際列班讚頌眞主的各天使。『驅逐的』，就是追趕惡魔不容誘惑世人，或不准竊聽機密的天使。『誦讀讚言的』，就是多多稱頌眞主的天使。眞主獨指這幾項事情爲誓，蓋以其具有

以列星作天飾

特別的優越。阿力的解註上講：以上三項　全是指「人」說的。一是逐時禮拜的，二是自加制止的，就是自忌一切感情和慾望的；三是誦讀古蘭經的。郁氏說；這三項指的是天使抑或指的是人，均無不可。要說原文上是三個陰性句，不得解爲指的是「人」，這話靠不住。因爲阿文中的陰性字，亦可用到不指定的多數上。奧註上講：有的說：第一項指的是列班嘶殺爲教奮鬬者；第二項指的是爲着聖道驅馳者；第三項指的是誦讀古蘭者。

[三一-三三]你們集合一般背義的人，與他們的同夥，【一四五三】及他們撇開安拉所拜的！[偶像]你們把他們領到火獄的路上，[二四]拘留起來！他們應受質問。[就是審問他們的言行。當時更有二五]你們怎麼不能互助呢？[不像生前互作朋黨了。當時又有天使指他們說以下的話：]不然，[二六]他們在今日是服從的。[情勢已非，自二七不能不屈服。]他們的一部分面向一部分，相互詢問着，[二八]說；『你們曾由右邊來至我們。』【一四五四】[二九]他們說：『不然，你們原不是歸信的。[果然誠心歸信了，則三〇必不會受我們誘惑。]我們無有對你們的權力。不然，你們是一般逆民。[三一]養主的話已然決定了。【一四五五】[三二]我們是將必嘗試的。[將必本着先前的話，遭受罪刑。]我們誘你們迷誤，只因我們是自迷的。』[三三]當那時候他們共同受刑。[三四]我就這樣地對待一般爲惡的人。[就像對待這般人似的，三五對待其他爲惡的人。]每逢有人對他們說：『安拉以外再無有主，』[三六]他們必就高傲起來，說：『我們必須爲着一個瘋狂的詩人放棄自己受拜的嗎？』[就是聽從穆罕默德的三七話，而不拜偶像嗎？]不然。[三八]他舉出眞理並證實列使了。[三九]你們將必嘗試痛刑——[四〇]除非安拉的清白僕人；[四一]他們享受一定的供養品。[所供給的食物滋味特別。]——[四二]各種鮮果，[四三]他們是在樂園裏享受尊榮的。[四四]相向在床榻上，[四五-四六]給他們輪斟盛有潔白流動，在飲者感覺味美的酒杯。【一四五六】[四七]那飲料不含災害，他們也不因牠致醉。[天園中的酒，不像今世的酒含四八有麻醉性，及其他各項災害。]在他們跟前有一切寬目的不妄視的女子。[「不妄視」就是不看四九本夫以外的男子。]她們好

像是被遮覆的駝雞卵，有如被羽翼所遮，未染塵土的駝雞卵那樣白中透黃。[五〇]他們的一部分面向一部分彼此相詢着。[五一]天園的人們相晤之下，互問生前已過的事情。他們的發言人說：『從前我有一個同伴，[五二]不信死後復生的。[五三]說：你肯信嗎？肯信死後尚能復活嗎？我們死去，已成土與骨骸的時候，定受還報嗎？』[五四]這也是那一同伴不肯信的。他說：[五五]那一發言人又說。『你們肯去望看嗎？』[五六]就是說：你們哪一個隨我往火獄那裏望看那個人？他去望看，而見那人是在火獄的中心。[五七]他說：『指着安拉爲誓：你幾乎把我毀掉。[五八]若不是我養主的恩典了，我必定是親臨的。[五九]就是和他們一同墮落在火獄中。我們除去初次死亡，還能再死嗎？[六〇]我們必不會受罪刑。[六一]這兩句話是表示一種得意。這確是大成功，讓工作的人爲着像這個的。[六二]恩惠的。工作吧！』[六三]所述的。是至上的路餐？或是「鑿骨末」樹呢？[六四]【一四五七】我用那樹磨難一般背義的人。[六五]牠是在火獄底下發出來的樹。[六六]牠的果實如同是惡魔的頭顱。像是醜怪的駝頭。他們是就着牠吃，且以牠滿腹的。[六七]隨後他們在那上飲攙雜滾水的，【一四五八】[六八]終必歸入火獄。[六九]這是在飲滾水以後。他們曾見自己列祖迷誤，[七〇]他們追隨在後面奔馳。[七一]一味的盲從。許多的先人在他們以前迷誤了。[七二]若努海的族人，阿代、賽母待。我曾往他們之間遣去傳警告的。[七三]看哪！一般受過警告的人結果如何？[七四]安拉的清白僕人在外。這般人可能脫離逆徒們所遭遇的。這話是安慰穆民。

一四五三 背義的人，就是撇開眞主去拜偶像的。這般人全是自虧己身的。他們的同夥，就是拜偶像的假信士，爲非作惡的。將來拜偶像的、拜火的、拜星斗的，各與其同夥被集在一處。不獨是這樣，他們生前所拜的偶像等等，也在同被集合之列。『把他們領到火獄的路上』，就是教他們認識直達火獄的道路。所謂背義的人，包括虧己虧人的。將來行虧的人和助他行虧的人，同被集起。飲酒的、行姦的、吃利息的，各與同類被集在審判場上。

附說

助人爲惡，當然有同等的罪過；爲着惡人作平常的事，在先賢也忌不肯爲。傳艾布哈尼法教長在被拘留期內，某一惡徒求他代爲製筆。艾公峻拒，說：我恐怕死後歸入那一夥人裏；眞主指

他們說：『你們集合一般背義的人，和他們的同夥，及他們撇開安拉所拜的』。同夥者，就是追隨並輔助惡徒的人們。傳有人夢見伊本模巴勒克，問：『眞主怎樣對待你了？』他說：『我遭受責備了』；原因是：有一天我恭維一個離經叛道的人，眞主責備我，說：『你未仇視我的仇敵』。勞在上講：惡人的招宴，也可應承。但是總以不應爲避嫌。有名譽的領袖們不可與壞人通往來，更不要當衆贊揚他的事業。果然是那樣，他就和那人一律同罪。

一四五四 『從右邊來』，就是說：那般迷信偶像的領袖，強迫在下的人們追隨其後。這般追隨的人處在領袖的淫威之下，只有俯首帖耳，無力反抗。

一四五五 眞主對他們說過的話，就是『我必用你和他們之中追隨你的人，一同裝滿火獄』。這話是說：惡魔和追隨他的人，將一同被裝在火獄裏。

一四五六 那杯中物乃取自流動的酒河，（四河之一）其色皎白，飲之感覺味美。那天園的酒，無有飲後而患頭痛，腹痛等等毛病；更無有醉後頓失理智的不良現象。譯者按：「酒」與「猪」同屬禁用品；禁酒是因其具不良的性質；禁猪是以其根本絕對汚穢，應在永久被禁之列。天園中的酒不含惡性，雖名之曰酒，實不是今世之酒，所以許可飲牠。

一四五七 這話是逼迫逆徒明白說出，究竟哪是至優的。「鑿骨末樹」，就是指那樹上的果實，這是爲居火獄的人備下的筵席，一如鮮果子是天園中人的筵席。

一四五八 那就是飲攙雜滾水的膿、血等，而致燒斷臟腑。這是火獄中最烈的一樣刑罰。

努海確曾呼籲[七五]我，應承者太好了！[努海求主滅絕當時的逆徒，眞主遂就應允他了。]我解救他和他的眷屬脫離大難；[七六]我使他的子孫存在，[一四五九]我使[七八]（贊揚）他遺在後來的普世界人中。[七九]平安是在努海上！[八〇]我就這樣地賞賜一般爲善的人。[八一]他實是我的有正信的僕人。[八二]隨後我淹沒另一夥人。[八三]他的同夥中確有易卜拉欣。[一四六〇]那時候，[八四]他秉着純潔的心來至養主。[「純潔的心」，就是不染疑惑等類的心病。][八五]那時候，他對父親和族人們說：『你們拜的是什麼？[八六]你們撇開安拉妄尋一切受

拜的嗎？[八七]你們對於調養衆世界的主作什麼搖度？[八八]【一四六二】他看了一看星辰，[八九]遂就說：『我實是有病的。』將要染疫症。【一四六三】[九〇]他們就離他退轉了。逆徒們深恐瘟疫傳染，故而不強易聖同往。他暗自去到他們假主那裏，說：『你們呼偶像。爲什麼不吃？[九一]你們爲什麼不語？』[九二]他就趨前用右手打牠們，那些人們急切奔向他來了。說：我們拜牠們，你敢故意損壞嗎？[九三]他說：你們拜自所鑿成的嗎？[九四]安拉本造化你們和你們所作的。』「彫刻匠」「被彫刻者」，統是主造的。[九五]他們說：『你們爲他築一堵牆。就是築火窰。把他投在烈火裏。』[九六]他們欲對他施詭計，我使他們歸爲至卑下的。就是使他們計不得逞，而致易聖安然出離火窰，未被燒燬。[九七]他說：『我必往赴我的養主，他卽將引導我。』離開「庫弗孃」的地方，去到相宜的所在。[九八]我的養主啊！你把一個清廉的子嗣賞給我吧！[九九]我遂就以一個寬仁的童子給他報喜信。賜給他易司馬衣。[一〇〇]及那小兒達到隨他奔馳的時候了，卽達至宋法與默爾襪之間的時候。或解達到隨父操作的年齡。他就說：『我的小兒呀！我確夢見宰你；夢見卽是受默示。看你持何所見？』[一〇一]那小兒說：『父啊你奉命行事吧！若是安拉意欲，你就得見我是忍耐的。』服從父命、情甘受宰。[一〇二]當他父子順服，天命他就使它額角倒地的時候，[一〇三]我曉諭他：『易卜拉欣！你已實踐夢象了。』[一〇四]【一四六三】我就這樣地善賞一般爲善的人；一如善賞易聖似的，善賞一切作善的人們。[一〇五]這就是顯著的試證。藉此分別信心[一〇六]我用大的犧牲【一四六四】救贖他了。「犧牲」是用以作祭的家畜，若牛羊駝。當時眞主用天園中的一隻緜羊代替易司馬衣被宰了。[一〇七]我把（贊揚）他遺在後人之間。[一〇八]平安是在易卜拉欣上！[一〇九]我就這樣地賞賜一般爲善的人。[一一〇]他實屬我的有正信的僕人。[一一一]我以廉節的易司哈各聖人給他報喜信。預告易聖：其妻沙賴將生易司哈各。[一一二]我賜福給他和易司哈各。他倆的子孫有爲善的，卽信正道的。有公然自虧己身的。卽不信正道的。

一四五九 當時，眞主允承努海的祈求，滅絕了逆徒，而僅留下他的清廉子孫。努海祈求的是這話：『我的養

主啊！你不要把一家逆徒留在地面上』。

附說 努海有三個兒子：一是三穆，阿拉伯、波斯、羅馬等地的人，是他的後裔；二是哈穆，蘇丹、印度、科普替、阿耳及耳等地的人，是他的後裔；三是雅伏西；而今的赤泥（中國）人，是他的後裔。（相傳雅伏西就是伏羲）。

一四六〇 稱易卜拉欣和努海爲一系，以其所奉行的教律，同一根本。至於在細目上不同，不足爲病。傳易聖與努海相隔二千六百四十年。其間僅出過扈代和沙里哈兩位聖人。

一四六一 猶言：你們妄拜假主，而自揣眞主不因此罪刑你們嗎？那般逆徒多是善於觀星的。他們羣去赴會，而遺食品於偶像的面前，認爲可能藉此蒙福；待至返回後，同來共餐。臨出發的時候，他們促易卜拉欣同往，易聖隨作下文所述的作推脫。

一四六二 易聖本無病而僞稱有病，說謊話在平常人原屬不可，而況聖祖如易卜拉欣呢？但是易聖的假託有病，實含有正當的用意，此與無正當目的，故造謊言的，其性質上大有不同。

一四六三 這話是說易聖在夢中所見的卽屬天命，自當奉行，無有商量的餘地。聖人的夢純是眞主對他的一種感召。像這類夢，只有領命實行罷了。眞主獨在易聖的夢中，不在睡醒的時候，發佈這項命令，那是使他父子夢後趕卽奉命實行，藉以表示自己絕對服從天命的熱忱。

一四六四 所謂『大的犧牲』，就是肥大的一隻緜羊。相傳這隻羊取自天園。又『我確夢見宰你』，阿力譯成『我確夢見把你犧牲』。註云：就是命他兒子——易司馬衣，離開本土，遠奔他鄉。『令他額角倒地』就是把他趕走，去到深山。

附說 易卜拉欣奉命意欲犧牲的，確是他的長子——易司馬衣，並非易司哈各。阿力講：以參看本章一一二節，可以完全明白。在述說前事已畢，繼言「以易司哈各報喜信」足證那一位是易司馬衣了。又易司哈各比易司馬衣小十六歲，當然那件事是指易司馬衣說的了。基督教人力稱是易司哈各，（他們的祖上）但是這話自相矛盾。因爲他們稱易司馬衣是易卜拉欣的獨一子，足見那時候尚無易司哈各。

二四 我曾施恩於母撒和哈倫，二五並使他倆及其族人脫開大難了。救以斯拉衣來人脫開 二六 給匪喇傲當奴隸。 二七 我相助他們致爲獲勝的。我賜

他二人顯明的經典；就是賜給條分縷析的討喇武。[二八]我指示他倆正路。[二九]我使（贊揚）他倆遺在後人之中，[三〇]平安是在母撒與哈倫上！[三一]我就這樣地賞賜爲善的人；[三二]他倆實屬我的有正信的僕人。[三三]伊洛押司確屬於被差的。有人說他就是一德理師。[三四]那時候，他對自己的族人說：『你們怎不畏懼呢？怎麼不怕眞主呢？[三五]你們豈可呼求巴拉，【一四六五】而放棄最優的造物主——[三六]安拉，[三七]調養你們的主，也是調養你們前代列祖的主？』但是他們不信他，他們是一定親臨火獄。[三八]安拉的清白僕人在外。惟有眞信士能脫火獄。[三九]我使（贊揚）他遺在後人之中，[四〇]平安是在伊洛押司上！就是祝伊洛押司及其有信仰的族人平安。[四一]我就這樣地賞賜一般爲善的人。[四二]他實屬我的有正信的僕人。[四三]魯脫確屬被差的，[四四]那時候，我使他和他的眷屬一概得救；[四五]除去一老嫗是在落後的。其妻與惡人同遭罪刑。[四六]而後我毀滅另一夥人。[四七]就是其族人之內的逆徒。[四八]的確你們朝夕經過他們那裏，你們怎不了解呢？怎不知道不信者的歸宿只有淪亡？

一四六五　「巴拉」原意是「丈夫」，因丈夫是優越並支配妻室的；所以阿拉伯人，對於凡居優勢地位的，均稱爲「巴拉」，從而也呼自己所拜的爲「巴拉」。在他們認爲這「巴拉」偶像具有無上的權威。敍利亞的邦克城人專拜「巴拉」，世人就俗稱該城爲巴拉邦克。惡魔匿在「巴拉」內部，發出些個誘人迷誤的妄言。守護牠的人聽來，轉告別人。

敍利亞一個特別偶像名巴拉

郁奴司逃走遭魚難

郁奴司【一四六六】確屬被差的。[一四九]那時候，他逃到滿載的船上，[一五〇]他抽籤而歸爲失敗的。【一四六七】[一五一]魚吞下他去，他是遭受譴責的。[一五二]若非他屬於讚頌的，[一五三]他必留在魚腹裏，直到復生的那一日。【一四六八】[一五四]而後我把他染病着棄在不毛之地。[一五五]我在牠的上面生長出葫蘆樹來。以樹作遮蔽，以葉覆其身。[一五六]我把他打發到十萬人，或者還多的，【一四六九】[一五七]他們遂就歸信了；[一五八]我教他們享受到一定的時期。至死爲終。

一四六六 郁奴司是屬代聖人的子孫，因其被魚吞過，人皆稱他爲「魚人」。

一四六七 眞主差他往勸衆母待的後人，他們不從郁奴司勸化，依然拜偶像。郁奴司因而忿然出走。臨去，且預言不過五十天，眞主必降刑罰懲治惡人。嗣後大家親見天空發現烏雲、雲內噴火，因而大駭，立就悔罪求饒，得免於難。眞主因郁奴司未奉主命私自走去，而施以譴責。那就是使他被吞在魚腹，如坐黑暗重重的監牢。他先逃到一隻滿載人、畜、貨物的船上。船到海中，滯不前進。船家說：『這船上必有背主潛逃的奴僕，不然的話，這船不會無故停留不往前進。』有些商人們說：『這是我們經歷過的。我們每遇到這事，就大家抽籤。誰抽出逃奴的籤來，我們就把他投在海裏，免去大家被累。』他們連抽三次，全是郁奴司抽出那根籤來。那就是眞主說：『他抽籤而歸爲失敗的』。阿力把『他抽籤而歸爲失敗的』句，改爲「他分得一分（禍福與共）遂就同遭滅頂之禍」。在他的意思是郁奴司未入魚腹。所以竟把「魚吞下他去」改爲「魚把他拖去」，或是「魚把他啣去」。我們說：「他遲留在魚腹內若干時」。他說：「郁奴司根本就未被魚吞在腹裏」。阿力這樣解釋，固然抱定一種好意，祇是與原文不合，有些強辭曲解，我們因此不敢同情。按阿力氏除不信死去的人在今世又得復生外，凡不合科學的概作反常的曲解。

一四六八 郁奴司在魚腹裏誦這話：『除你以外再無有主，讚你清淨！我實是自虧的人』。若不是他誦這話，也就永久被拘在魚腹了。

一四六九 這話是述說郁奴司未逃以前奉命去勸十萬人，或者還許多些。用這否定詞，是依照觀者所見立言。不然者，究竟是什麼數字，在眞主一定深知。

備考

葫蘆爲草本植物，似乎不可加一樹字，但是阿拉伯人對於凡屬有枝有莖的，一概稱其爲樹。更稱一切有根的爲樹。若蒜者，也稱爲蒜樹。這是各地方習慣上的不同，不足爲奇。

一四九 你問他們！『女兒是你養主的？男兒是他們的嗎？一五〇 不然，我造天使爲女兒，他們在場嗎？一五一 須知他們妄稱『安拉生子了，』一五二 他們實是謊言的人。一五三 他可捨去男兒選擇女兒嗎？一五四 你們是怎樣判斷的？一五五 你們何不參想呢？（應知眞主不需子嗣。）一五六 不然，你們據有顯著的明證嗎？一五七 如果你們的所言屬實，你們就現出自己的經典來。（現出討喇忒一類的經，而翻閱有此一條否？但是在他們無有天經。）

他們在他和天使之間擬定宗親了。[一五八]逆徒們妄稱安拉與天使之間有宗親的關係。天使確知道他們，[一五九]指說這話的。一定是將要親臨的。[一六〇]墮落火獄中。安拉清淨，不染他們所稱述的！[一六一]逆徒們所稱述的。你們和你們所拜的，[一六二—一六三]只是抗他磨難那將進火獄的人。[一六四]下文是述天使們說。我們無不各有一定的地位。[一六五]在天上各有個的地方，敬拜眞主。[一六六]我們確是列班的，我們確是[一六七—一六八]列班禮拜，頌主清淨。稱頌的。[一六九]頌主清淨。他們聲稱：[一七〇]逆徒們說：設若我們據有前人的教戒了，[一七一]有傳自先人的天經。我們一定是安拉的清白僕人。』[一七二]下文是眞主說：他們不信牠。[一七三]現有的古蘭，在他們竟自不信了。不久他們就知道。[一七四]自己的結果如何，卽將知道。我的對於負有使命的衆僕所說——他們必獲相助，確已在先了。[一七五]從前說過：以後他們一定獲勝利。我的軍兵一定獲勝。[一七六]你迴避他們，直到一個時期！[一七七]你看他們要求立時現出我底刑罰嗎？[一七八]待刑罰下到他們天井的時候，[一七九]你看吧！不久他們就看見。[一八〇]重複這話，特爲安慰穆聖。你的受過警告者的清晨【一四七〇】太惡了！[一八一]逆徒終有遭刑的那一天。不久他們就看見。[一八二]親見主的相助到達。你迴避他們，直到一個時期！你看吧！不久他們就看見。有榮威的養主清淨，不染他們所稱述的！平安是在列使上！讚頌安拉——調養衆世界的主。

一四七〇「清晨」指刑罰說的。阿拉伯人每欲襲擊與劫掠哪一個部落，他們在夜內出發，早晨達到目的地，開始殺虜，故一般人直稱禍患爲「清晨」。這話也可以說是阿拉伯地方流行的一句習慣語。

第三十八章　刷德

計八八節，墨克下降。

奉普慈特慈安拉之名。

『刷德』[一]阿拉伯文的一個簡筆字形的譯音。解義從略。試思有教戒的古蘭；[二]背逆的人實是在自矜與反抗中。[三]我在他們以前滅絕若

千代。他們呼喊；不是逃脫的時候了！當時他們呼救；但是那時候不是逃脫的時候。[四]他們奇異同人中有一個傳警告的達至他們。穆聖是古來氏中的一位。[五]【一四七一】不信的人說：『這是一個說謊的術士。[五]他把一切主歸納爲一個主嗎？這實在是一件奇事。』[六]他們的一般偉人走去，說：『你們前去安心謹守自己的各主吧！[七]【一四七二】這確是一件要有的事情。說穆聖反對他們拜偶像，是一件不可免的禍患。我們在後來的宗教裏未聽見過這個。爾撒的宗教，稱眞主分三位，未言純粹的獨一。[八]這倡言眞主獨一。不過是一種造作。可能把教戒降給我們之間的他嗎』？說穆聖是他們之間的一個，何至獨把古蘭降給他呢？他們祇是對我的教戒懷疑了。不深信古蘭是眞主降給的。不然，他們尚未嘗試我的罪刑。一旦嘗試，那就必定信實了。[九]不然，他們據有你的優勝厚施的養主慈庫嗎？畢竟慈庫是在眞主的掌握，他任便委誰爲聖。不然，他們掌天地萬有的權柄嗎？任他們緣繩上升吧！登上天去，得到爲聖的使命，歸來隨便贈給別人。這是難住逆徒的一種假設的話。[一〇]（他們）是聯軍中在那裏敗退的一支軍兵。這話是說古來氏人，不過是在戰場上對穆聖作戰失敗的聯軍的一支隊，他們原沒有多大實力。[一一]賽母待、魯脫的族人、哀凱人——這幾夥人在他們以前不信服了。古來氏人當然不得例外。努海的族人、阿代、有木橛的匪喇傲、[一二]【一四七三】賽母待、魯脫的族人、哀凱人——這幾夥人在他們以前不信服了。古來氏人當然不得例外。每一夥皆不信服使者，而後我的刑罰實現了。[一三]先後均遭懲罰。這般人只候不稍延緩的一聲鳴。[一四]那一聲鳴實現時，無有片刻延緩。他們說：『我們的養主啊！你在審算日以前，把我們應得的罪刑趕忙施給我們吧！』[一五]逆徒們說這話，乃出於嘲笑。[一六]你當忍受他們所說的。

一四七一 在逆徒們的意思，以爲穆聖在外表、內部、宗派等事上，和他們並無二致，而獨把聖品賜給他，這是出乎情理的；他們的奇異確由於此。這般人獨不對於妄拜自塑自彫的偶像心存奇異，如此豈非大奇？

一四七二 有一次穆聖說：『安拉以外再無有主』。逆徒一聞這話，掉過頭去，說：他居然撇棄衆主而認一主，這可是一件奇事。後來，他們共計二十五個人當着額部他吏部與穆聖大開辯論。結果，他們被穆聖難

倒。他們因知穆聖堅守「伊斯蘭」認主獨一，無有轉圜的希望，遂就掃興而返。一面走一面跟同黨們說：走吧！不要跟這個人費辭，要安心拜我們那些應拜的吧！

一四七三 有木橛的卽是國基堅固之謂。阿拉伯人居沙漠，其帳棚的木橛釘的愈多，愈加堅固，所以喻國基穩固爲有木橛的。這種措詞是修辭學上的一環。

你當記念我的僕人——有實力的達伍德！他確是歸向的。[卽歸向眞主的。][一八]我降服羣山，在日沒日升的時候，隨他讚頌清淨，【一四七四】[一九]被集的飛鳥亦然。每一個是服從他的命令的。[二〇]我奠定他的王國，我賜給他知慧與明辨。[二一]敵對者的消息達至你了嗎？那時候，他們登上內殿的牆；【一四七五】[二二]那時候，他們抵至達伍德，他對他們感覺恐怖。他們說：『你不要駭怕！我們是兩個敵人，我們的一個虧負一個了；你在我們之間秉公判斷吧！你不要順從私見。你把我們導至正道！[二三]這是我的弟兄，他有九十九隻羊，我有一隻羊。他說：你把牠歸我管理吧！他在談判上勝過我了。』[說這話以後，那被告方面，也承認實有其事。]達伍德說：『他以要求把你的羊歸併他的羊迫害你了。許多同夥的，確是彼此一個迫害一個；除非一般歸信並作善舉的人；他們是絕對少數的。』達伍德確知道我試證他了。【一四七六】於是他求他的養主饒恕，俯身倒下而歸向了。[就是歸向眞主。『饒恕』[二四]在阿力譯爲『保護』。]而後我饒恕他那件事。他在我跟前確獲接近與優美的歸處。[那時候眞主[二五]對他說。]達伍德啊！我委你在地上作替代的，要你在衆人間秉公判斷，不得跟從私見，而致使你錯過安拉之道。的確，錯過安拉之道的人，均由於忘記審算日遭受烈刑。

一四七四 在日升的時候讚主，就是禮巳時拜。傳聖人在攻下墨克那一早晨作小淨，禮了八拜巳時拜。禮罷隨對一旁的人說：這是日升後的副功拜。

一四七五 內殿就是達伍德獨自在那裏作功的所在。那地方是一間小樓，因內有禮拜的小室，故稱爲內殿。

叩首

達伍德判決爭羊案

一四七六 事後達伍德才明白這是安拉差天使化形來點化他，不該這樣侵佔人家的所有。他立時悔罪，祈主饒恕。據傳達伍德暗示一個人與妻離婚，意在收爲己室。事告成功，不免有割愛之嫌，所以眞主差天使來儆誡他。以上是一部分人的傳說；但是也有些人不認爲可靠。依阿力的解釋是這樣：此節是說明當年的列聖各有敵人，亦均受過相當的壓迫。達伍德的敵人越牆入宮，意在暗殺。不料爲達伍德所發覺。行刺失敗，而以請求判斷作掩飾。不然者以同胞兄弟，何至因一羊之微，暗自越牆潛入內殿，以求解紛，殊不近情理。且此節開始就說「敵對者的消息達至你了嗎」，所謂敵對者就是敵對達伍德，非言兄弟兩人之敵對也。郁氏的解註上未同情此說，然而對於俗所傳述的那段話，認爲小說一類的記述。奧註上痛斥那段故事。說那件卑鄙的事，在普通的教胞亦不肯爲，何況達伍德聖人。

[一七]我未枉造天地萬有，這枉造是不信之人的揣度。【一四七七】可歎不信的人們遭受火獄！[一八]我把一般歸信並作善舉的人，置若在地上造惡的人嗎？不然，我把敬愼的人當若作惡的人嗎？（[一九]這古蘭）是我降給你的吉慶的經典，好教他們參悟牠的表徵，並爲一般有才識的人納勸。[二〇]我把蘇來茫賞給達伍德了。作他的兒子。這僕人太好了！他實是一個歸向的。歸向眞主。[二一]那時候，有人在晚間把快馬獻給他了，[二二]他就說：『我以愛馬替代記念養主，迨至太陽隱入帳幔了，【一四七八】[二三]你們給我帶回此馬。』他就開始摩擦小腿與脖子。[二四]我確磨難蘇來茫，我把一個軀體擲在他的寶座上，他遂就歸向了。【一四七九】歸向眞主，表示懺悔。[二五]他說：『我的養主啊！你饒恕我吧！你把不宜於我以後任何一個人的權柄賞給我吧！你實是厚施的。』[二六]而後，我爲他降服風，風奉其命令和緩着颳到他所欲到的地方；[二七]並降服惡魔——一切建築者，潛水者。[二八]另有一般同被繫在桎梏的。（[二九]我說：）這降服是我的餽贈，任你施恩或留止，自無審算。無審算就是釋放與否，聽便，[三〇]並無責備。他在我御前確獲接近，與優美的歸處。天園

安優伯痛苦難忍呼求眞主

一四七七　眞主造化宇宙確是因着正義。其第一要義，就是表現自己的全知全能。其次就是大世告終後，對人類施以賞罰。逆徒們不信有死後復活，那卽是揣度眞主造化天地萬有是無意識的舉動。

一四七八　就是延至日落西山，未作「晡禮」。傳有一次「晌禮」後有人爲蘇來茫獻上良馬一匹。正在預備作戰的時期，他因爲愛那良馬忘作「晡禮」。（那時候「晡禮」在蘇來茫上是主制拜）事後追回所愛的良馬，宰牠作祭。宰馬在那時候，是屬可行的事情。這不算是無端殘害牲畜，而是以宰馬罰贖他被世事纏身，不顧禮拜的罪過。因着愛馬而躭誤禮拜，事後追悔，宰死愛馬。所謂「摩擦馬的小腿與脖子」者，就是割其頸而斷其蹄。有的人不以這項傳述爲可信；說無端宰馬是屬傷財，且是愚人的行爲（參看奧註）。譯者按：說『太陽隱入帳幔了』，原文上無有「太陽」這個字樣，惟波斯文譯本上有牠。阿力譯爲「牠們（羣馬）隱在帳內」。郁氏的譯本上也說是太陽。阿力氏稱蘇來茫摩擦馬的小腿和脖子，是表示愛那良馬，並不是宰牠。

一四七九　蘇來茫發現一件不相當的舉動，因而惹主不喜，他那賴以作王的戒指遺失，數日之久，未登寶座。當時有一怪物乘機竊升蘇來茫座位，發號施令。所謂「軀體」者，是指那怪物說的。這類事全是眞主磨難蘇來茫，也可說是試驗他。

四一你當記念我的僕人——安優伯。【一四八〇】那時候，他呼籲他的養主：『惡魔確使我遭受苦楚與疼痛了。』【一四八一】（四二我說：）『你以脚跺地吧！這是涼爽用作沐浴的，和飲料。』四三我以自己的慈惠並爲提醒有才智的人，把他的眷屬與和他們相等的一倍賞給他了。（我說：）『四四你手握一把草，用牠毆打，不要違誓。我實見他是忍耐的。這僕人太好了！他實是一個歸向的。』是歸向眞主求恕饒的。

一四八〇　安優伯是易卜拉欣的後代。其妻名來哈麥，是郁素福聖人的曾孫女。安優伯聖人享年九十三歲。一生財大丁多，飽嘗人間幸福。惡魔求主降給安聖災難，以作試驗。於是眞主磨難安優伯以災病，使其全身生瘡，藉以試驗他能不能忍受痛苦。安聖在經過長時的磨難以後，遍身腐爛。全家除妻室來哈麥一人外，

均已死去。至痛不可忍的時候，乃向眞主訴苦。眞主知道他的心意，而命他以脚蹂地，立時發現泉水。一面用作沐浴，一面用作飲料。其內外的災病即刻得以霍然。眞主重又賜給他財產，更賜予加倍的子女。當他患病期內，其妻因事惹他震怒，乃於憤恨之下發誓：我痊愈以後，必定打你。後來果得痊愈，眞主就命他握草毆妻，以符前言。上列幾段經文在阿力是這麼譯：『安優伯……惡魔臨我以勞累與痛苦了，你邁步速進吧！這是涼爽用作沐浴的和飲料。我賞給他從人和另外的一倍……你用手拿一束草吧！你用牠打！你不要傾向假的』。他復又解釋道：『約伯（卽安憂伯）旅行到沙漠地帶感覺疲乏與乾渴，環境惡劣而聲稱遇到惡魔了。當時眞主命他繼續往前行走。此地距離有水的地方不遠了。後來果然遇水，既用牠沐浴，又以牠解渴。嗣後主回賞給他信徒，除從前的以外，更多賜給一倍』云。又說：『大多數人相傳。安憂伯病中曾發誓：俟痊愈後毆妻百鞭，但是玩索前後語氣，似有不符。莫若說是眞主命他對仇人施以薄懲，並訓示他，不要趨重假的』。郁氏的解釋較此大有出入。大致和多數人相傳的話一樣，只是未談惡魔如何如何一段故事。他的結論是：『安憂伯年老患病且喪失人口，腦力因而衰弱，但是他的信心始終不受搖動』。奧註上說：相傳安憂伯患病如何如何纏身，其財產兒女同時蕩然。其實所謂痛苦者就是人財皆空而已。俗傳從瘡口往外掉蟲子，那實是不可信的假話，因爲聖人們受主的保佑，不會染那令人嫌惡的骯髒病。退一步想，痛苦亦可說是病，然事實上未必如俗傳之甚。

一四八一 安憂伯受災難，是由惡魔向眞主求來的。所以安聖直稱：『惡魔確使我遭受苦楚與疼痛了』：不然的話，福禍全由主降給，在惡魔無權降給誰災難。

[四五]你當記念我的衆僕——有力量與見解的易卜拉欣、易司哈各、葉而孤白『有力』就是有勇於爲善的力量；『有見解』，就是對於教務上有識見。[四六]我因爲特別的（意志）——宣佈後世，選擇他們了。就是宣佈後世的消息。[四七]他們在我御前實屬優秀被選的。[四八]你當記念易司馬衣、業賽爾、與宰洛克福里。每一個是屬於優秀的。[四九]這是一種記念。上所云云，純是記念列聖的懿行。敬愼的人必獲優美的歸處。天園[五〇]久居的天園，各門爲他們開放着。[五一]他們靠在那裏，尋求多的鮮果與飲料。[五二]在他們跟前有些不妄視的同年

惡人在火獄中互起爭辯

女子。『不妥視』見三五三七章四八節。這是爲審判日所約許你們的。五四這確是我無盡的賜與。五五就是這樣。關於敬愼者的事，就是所言的這樣。違法的人必獲至惡的歸所——火獄。五六他們將要進牠，棲處太惡了！五七這是滾水與膿汁——叫他們嘗試牠吧！五八並有另外和牠一樣的種種。不同的五九刑罰。這是追隨你們同入的一夥。『一四八二』他們得不到寬闊！一解寬闊的地方；一解豐滿的用度。這話是一句痛惡的表示。他們是必定進火獄的。六〇他們說：在追隨者聽天使們說了這話，他們就呼自己領袖說：不然，你們不獲寬闊！你們爲我們把牠送到前面了。就是說領袖們爲追隨的人，把迷信送在前面，他們應當得不到寬闊。居處太惡了！六一他們說：那追隨的人又說：『我們的養主啊！那爲我們把這個迷信送在前面的人，你就把火獄中加倍的刑罰增給他吧！』六二他們說：古來氏的逆徒說：『從前我們把他們列爲惡徒一類的人，（現下）怎麼看不見呢？六三我們曾把他們當作可戲的嗎？這話是責備自己，生前不該嘲笑他們。不然，衆目未正視他們嗎？』就是輕慢那般清貧的穆民，不加正視。六四所述這的。確是眞的。必將實現。火獄的人互起爭辯。六五你說！『我只是一個傳警告的，除去獨一權威的安拉以外，再無有主。調養天地萬有的主，優勝多恕的主。』六六你說！『這是一個重大的消息。穆聖依古蘭經所發表的，都是重要的事件。六七你們是遠避牠的。就是不信古蘭經的人。六八當最高的天使辯論時候，我原不知道他們。眞主欲造阿丹，而天使們發生辯論的時候，那種情形在穆聖本不知道。六九我惟奉命作一個公開傳警告的。』

一四八二當一般作惡的領袖臨入火獄的時候，管理火獄的天使指着追隨他們迷誤的人，對他們說：這般人是和你們一同進火獄的等語。那般臭味相投的人們，到這時候不復再有什麼友誼關係了。

昔時，七一你的養主對衆天使說：『我將從泥上造化人類。七二我把他造成完整的，並把我的「魯哈」吹在他裏時候，你們就向他倒身下拜。』七三於是衆天使均一同下拜了，七四以卜里厮在外。他高傲了，他本屬於逆徒。七五主說：『以卜里厮啊！

什麼事阻止你拜我親手所造的呢？眞主稱阿丹爲『親手所造的』，這是表示尊重他的意思。你高傲了嗎？不然，你原屬於高尚的呢？』就是阿丹不配你向他下拜嗎？【一四八三】他說：『我是優越他的，你從火上造化了我，你從泥上造化了他。』主說：『你從這裏出去吧！你是定被驅遠的。你必遭我驅遠直到還報日。』以卜里厮說：『我的養主啊！你姑容我，直到復活他們的那一天吧！』主說：『你是定受姑容，直到一定時日的。』以卜里厮說：『指着你的榮耀爲誓：除去你的清白僕人以外，我必誘他們一同迷誤。』主說：『指着眞的爲誓——我惟說眞的——我將必以你和他們之中追隨你的人一同充滿火獄。』你說：『我不以此向你們討工資；我不屬於勉強造作的。【一四八四】牠只是公佈給普世界的。你們在一向之後，必就知道牠所表白的了。』

一四八三 這般『高尚的』，指一夥特殊的天使言。他們未奉到向阿丹下拜的命令；因他們常在接近眞主，不暇他顧。眞主詰責以卜里厮，那話就是說：你跟這夥高尚的天使同一階級嗎？

一四八四 這話的意思是：我不是資格欠缺，而冒名假造的人。質言之：我實是眞主差來的聖人；古蘭實是眞主頒降的天經。

附說

穆聖向來禁止勉強造作。常說：『我是不尚勉強的』。又說：『我和我那有敬愼的教生是不好勉強的』。聖人曾禁止用合轍押韻的話作祈禱文。據說：這也屬於勉強造作。傳聖人說：『勉強的表現有三：一是反抗在上的人；二是自不能作而徒託空談；三是不深知道而信口胡說』。伊本默思歐德說：知道的事，可以說牠。不知道的事，只可說『眞主至知』。遇上不知道的事，而說眞主至知，這就是知識；因爲眞主曾命他的聖人說：『我不是勉強造作的』。穆聖說：『不知道而妄作主張的人，必遭天地的天使們一體的呪詛』。

第三十九章　祝木嚕（羣衆）

計七五節，墨克下降。惟二二，二三，二四是在默底納頒降的。

奉普慈特慈安拉之名。

一 降經是由優勝明哲的安拉上。二 我確據實把經典降給你了；你當拜安拉，對他竭誠順服着。三 須知眞摯的順服惟有對安拉。純潔的信仰，只是誠信眞主獨一。一般撇開他取愛友的人（說）我們敬拜他們，只求介紹我們接近安拉，切實地接近。

【一四八五】安拉將對他們所爭議的從中判斷。在穆民與逆徒間秉公判斷。安拉絕不引導說謊忘恩的人。妄稱眞主有子，亞敬拜安拉以外的，這般人均得不到四安拉的領導。設若安拉要立兒子了，他必由他所造的以內隨意選擇。絕不是人類可能爲他選擇的，若稱天使是主的女兒，歐宰爾，爾撒是主的兒子。讚主清淨！他是獨一權威的安拉。五 他因着眞理造化了天地。他摺夜於晝，摺晝於夜；他降服日月。每一個行到一定的時期。各循軌道環行，直到復生日成立爲止。須知他是優勝的，多恕的。六 他自一人上造化了你們；自阿丹開始造化人類。他且自那一人上造化其妻，並爲你們由家畜上造化八隻。駝、牛、綿羊、山羊，各分兩性，統共八隻四對。他造你們於母腹中，在三重黑暗裏，一造復又一造。『三重黑暗』是腹內、子宮、胎衣。『一造復又一造』先是一點精，再而一塊血，又而一塊肉。這是安拉——調養你們的主。惟他掌權。除他以外再無有主。你們轉變到哪裏？由拜眞主轉至拜偶像。七 若是你們忘恩了，安拉一定是無求你們的。他不喜其衆僕的忘恩。若是你們感念了，他喜你們的感念。負重擔的人不負別個人的重擔。而後你們惟回到自己的養主。他把你們所作過的宣告給你們。八 他深知胸中所懷的。人類遭難的時候，他就呼求養主，歸向他着。而後眞主把自己的恩惠

識者和愚人不相等

賜給他的時候，他就忘記從前所向眞主呼求的；（忘却曾求眞主釋去患難。）他爲安拉安置同等的，而致誘人失迷他的路道。（離開伊斯蘭。）[九]你說！『你乘着自己的不信快樂少時吧！你必定是居火獄的，』（逆徒們是優上的？）或是那叩頭，立站，懼怕後世仰望養主的慈惠着，在夜間順命作功的人呢？[一〇]你說！『有知識的人和無知識的人相等嗎？』（當然不能一樣的。）惟獨有才識的人受勸。

一四八五 墨克的逆徒，若有人問他們：誰造化天地？他們就說：『安拉』。他們拜偶像的時候，若有人問他們：你們爲什麼拜偶像，不拜安拉呢？他們就說：爲的是求牠們把我們介紹到安拉御前。

[一一]你呼我那歸信的衆僕們說：『你們當畏懼養主！在今世爲善的人可獲幸福，——安拉的地是寬闊的——【一四八六】惟有忍耐的人無算地完全得到自己的報酬。』[一二]你說！【一四八七】『我確奉命拜安拉，對他竭誠順服着。我且奉命爲衆穆思林的首領。』[一三]你說！『我若違犯養主了，我確駭怕大日的刑罰。』[一四]你說！『我惟拜安拉，對他竭誠我的順服着。[一五]任你捨去眞主隨便去拜吧！』（這話是驚嚇逆徒們。）你說！『傷折的人是一般在復生日自傷己身與眷屬的。須知這就是顯著的傷折。[一六]在他們上面有一層一層的火，在他們下面也有一層一層的（火）【一四八八】這（指辱人的刑罰。）是安拉以牠驚嚇自己的衆僕。』我的衆僕啊！你們應當懼我。[一七]忌拜大歐特，（偶像）歸向安拉的人可獲佳音。[一八]你報告我那聽到言語，而從其至善者的衆僕！【一四八九】他們是得到安拉引領的，他們就是有才識的。[一九]罪刑的話已對他決定的人，可（像不是這樣的人）嗎？你豈能解救那居火獄的人呢？（居火獄的人，在你能解救他嗎？）[二〇]祇是那般敬畏養主的人可享造成的樓上樓，諸河流於其下。這是安拉許下的，安拉不爽約。[二一]你豈未見（見當「知」看。）安拉自上空降水，而使

牠流入地泉，再用牠發現色色不一的禾穀；隨後，那田禾枯乾，你看牠變爲黃色的，他更使牠化爲碎屑。此中對於一般有才識的人確含有一種教戒。

一四八六 這話是鼓吹穆民遷出罪惡昭著的城市。凡是在本鄉不能作到完全「敬愼」與「爲善」的人，當然要遷移到可能達其願望的地方。這是古聖先賢的常道。

一四八七 古來氏的逆徒們對穆聖說：你想你的列祖不全是拜偶像的嗎？你何必標奇立異，一定要拜惟一的安拉呢？要你醒悟，趕快回到祖教吧！至此，眞主乃命聖人對他們說這話。

一四八八 就是說：逆徒們被烈火所包圍。火在他們下面有如鋪墊。火在他們上面有如傘蓋。

一四八九 傳這段經文是指歐士茫等下降的。這般人在未歸信穆聖以前，問額補白克爾說：『我們應該怎樣呢？』額公說：『我已然歸信了。』他們聽到這話，遂也皈依「伊斯蘭」了。這段經文的大意是：他們聽到額補白克爾的話，而從其至優的，就是誦『安拉以外再無有主。』這句話。

古蘭上記有各種比喻

〔三〕安拉因爲伊斯蘭展其胸，他就守其養主光輝的人，可（像其非這樣的人）嗎？因爲「伊斯蘭」者，那就是因爲接受牠。可歎一般心硬不記念安拉的人！他們是在顯著的迷誤中。〔三〕安拉降下極好的話，就是那相似重言的經典，〔一四九〇〕畏懼養主的人因牠皮戰。他們的皮與心柔軟地趨向記念安拉。這是安拉的南針；他用牠指導自所意欲的人。安拉造爲迷誤的人，無一引導他的。〔二四〕在復生日，那以面部遮擋烈刑的人，可（像安然無恐的人）嗎？〔一四九一〕有的向背義的人說：『你們嘗試自所幹過的吧！』〔二五〕他們以前的衆人曾經不信了，而後刑罰突然到來，〔二六〕安拉教他們在今世嘗辱刑。一定後世的刑罰是至大的。設若他們知道了，……。知道以後一定要信的。〔二七〕我在這古蘭中確爲衆人發佈各項譬喻，好教他們受勸。〔二八〕無歪曲的阿拉伯文的古蘭，只爲他們敬愼。免去妄信。〔二九〕安拉發佈一個譬喻：一個人有些複雜的夥伴；

又一個人只服從一個人，這兩個人的情形相等嗎？【一四九二】讚頌安拉！從無夥伴。不然，他們的多半不知道。不知道安拉是統轄萬有的。

三〇 你是一定將死的；他們也是一定將死的。【一四九三】

三一 而後你們在復生日，在養主的御前互起爭辯。就是各具一辭地發生爭論。【一四九四】

一四九〇 『極好的話』，指古蘭說的。其在各項天經中屬於『至好的』。稱古蘭爲『一致的』，是因其理論正大，記載翔實，文深義奧，始終一致。稱牠是『重言的』，是因其一再述說古聖往史，分析教律，表明今生後世等事。

一四九一 惡人在火獄裏受罪刑，不免要用雙手遮火，但是他們的兩手已在被縛，只得用面遮火了。

一四九二 「複雜的夥伴」就是良莠不齊相互爭鬬的。事奉這些不良的分子，和僅止事奉一個人，其精神上的苦樂自屬不同。如此，足見拜多主和拜獨一主，在安慰上也是不同的。

一四九三 墨克的逆徒時常盼望穆聖速死，以去其眼中釘；所以眞主語穆聖說：你是終究要死的，他們也是終究要死的。誰也不能久留斯世。何必盼望別人死；何必一聞別人死，而就滿心的暢快。如此乃屬十足的不智。

詩 不要因着他人的死而狂喜，因爲你的時限在他以後也無好久了。（任誰的大限全在眼前）每個人是不免一死的，不過是有遠有近。凡是應該到來的，那便是切近的。（凡屬切近的，眨眼就到）

附說 伊本默思歐第述說：穆聖臨終的時候，我們大家集合到阿以涉聖宮的臥室。聖人就在那室內患着病。他看見我們進去，立刻二目流淚地說：來吧！歡迎！祈主饒恕你們，慈憫你們！現下我欲囑告你們的就是敬畏安拉，順從安拉。歸眞主的時候快到了，不久我就離別斯世。我死後，應由我家裏的人沐浴我的遺體；就用我這身著的衣服作「裹屍布」。不然就用葉曼的綢子。你們給我作罷沐浴，穿上「可幡布」以後，就把我放在床子上，再放在這室內墓穴的旁邊。你們出室略候片時，先讓哲白而衣勒各位天使爲我行立站禮。而後你們再一組一組地進來爲我行立站禮。大家聽他這番囑咐，全都放聲大哭，說：『主的使者！待你去後，我們遇事向誰請教呢？』穆聖說：『我已竟給你們闢開光明的大道了。在此

以後惟有自尋絕境的人誤入歧途。我給你們留下兩個勸導者：一是有言的，那就是「古蘭經」；一是無言的，那就是「死亡」。你們遇上疑問的時候，要向天經聖諭上去考查。你們心硬的時候，要以參想一般死去的人，他們現處到什麼情形之下了。』穆聖患病十八天，遂就溘然長逝了。（西元六三二年）阿禮擔任沐浴，安巴師的兒子斐祝和擔任用水。夜半葬於阿以涉的臥室中。（譯自魯白）我們對於穆聖的這番遺囑所應特別注意的是敬畏安拉，順從安拉，此外就是『遇上疑問的時候，要依天經和聖諭求解決』。可是後來的人們多撇開天經聖諭，而以法學經爲根據。法學經固然是一般碩學家依天經聖諭剖析出來的，當然不能列爲個人的主張。話是這樣講，實際上並不盡然。法學家因考據的不同，而主張紛歧，這種情形是不可厚非的。然而有的問題，直與聖諭抵觸着；例如關於小淨中，摸頭的儀式，教法經上的話，就有的較聖諭不同。（參看坡哈勒的聖諭錄）有的問題簡直的是離開天經聖諭私作主張，就像關於遜納天課的方法。這卽是破壞宗教的成規，所以若干法學家明白禁止奉行。因爲天課自有牠的相當的用處（若分散給窮人，旅客等）不得移作別用（若修橋，建寺等等）而少數法學家有人主張：遇不得已必須用作修橋補路，或爲死者購置「可幡布」的時候，通融的辦法，是先散給相當的人，（貧人，旅客等）再由這般人退回，作爲轉散到修橋、補路、買「可幡布」上。如此一繞彎，就算一舉兩得，雙方並顧。這種妙法，在西北尤其是某一個角落，已竟興開，人多視爲圭臬，自從盛行這樣妙法以後，應沾潤天課的窮人均歸失望，而不該受天課的人們，全都大得實惠了。原不准用作修寺，而從此也可用到修寺上了。這樣不符天經聖諭的變通，照理說，只可施行在不得已的時候。無有不得已的原因，最好是老老實實循規蹈矩，莫想取巧。猶如人死而拖欠若干齋拜，照規矩說，要就着他的三分之一遺產，用相當的數目出罰款。死者若未遺下那麼多財產，則施用「移轉」的方法。（俗稱轉「斐得業」）自從這種辦法施行以後，窮家富戶全都一律照辦了。（依然轉「經」的在外）。經云：『天課只是歸給窮人……這是安拉規定的』——九章，六〇節——先說：『只歸給……』又說：『這是安拉規定的』，這話夠多麼嚴格呀！任憑是誰，在他也不得破壞這樣規定。正宗的各大教法經亦都以這話爲原則，明說不得把天課給富有的人。（沙米氏亦曾如此主張）魯埋和哲麥勒各經註上皆說不得把天課給了這段經文裏所包括的「八項人」以外的。然而後來的教法學家竟敢違背明文，說：『追求宗教學的人，縱然是富有的罷，不妨把天課給他』。他們如此主張，且引據穆聖說：『求學的

人縱使有四十年的生活費，也可以接受天課』，未見各種聖諭錄上記有這話。教法經若沙米上雖有此一說，畢竟法學家傳的聖諭不全可信。（參看歐母待序文）總而言之，晚近的人們大多數趨重於教法經上龐雜的論斷，而忽視穆聖的遺囑（追究天經）。這是絕對不合理的。

一四九四 猶言：『你和他們（逆徒）彼此間發生爭辯』。在穆聖一方面是說：『我已盡到使命，發佈教律，苦口勸戒了，已努力喚導世人注重眞理了，但是他們一味倔強不信』。至於逆徒一方面，他們只是用些不生效力的話強辭托故——若謂：『我們聽從自己領袖和偉人的話了』，再不然就說：『我們追隨祖先了』。學海上解：『所言的「爭辯」是普遍的，那就是人類無分順逆，因着生前的事情互起爭辯』。穆聖嘗說：『將來在復生日那開始發生爭論的，是夫婦之間』。弟子們說：『我們這般教胞，尚有什麼可爭辯的嗎？』後來歐士茫殆難，他們才知道這是他們將來爭端的根苗。虎大林業說：『我們誠信的是唯一眞主，最尊敬的是一位聖人，奉行的是一個宗教，誦讀的是一部古蘭，那在我們還有何爭論嗎？』後來經過爾里和穆爾偉業在遜斐地方一次大慘殺，人們才明白同一信仰的信士之間，也有爭鬪。

最不可要的，是穆民之間，死後發生爭辯。穆聖說過：『侵占人家的金錢或貨物的，應該趕快解脫；莫等到死後，金錢歸爲無用而拿自作的善功賠償人家。無善功作賠償，自得替人家擔負罪刑』。傳穆聖問當時的人們說：『你們可知道什麼人是一無所有的？』大家說：『那就是無金錢無貨物的人罷咧』。穆聖說：『不是的：我教生之中的窮漢，就是雖在復生日拿到齋拜和天課；但他罵過這一個，誣過那一個，侵吞過這一個的金錢，殘害過那一個的生命，人們就把他的善功分去了。在自作的善功盡去以後，自然他就被投在火獄裏。』